



看最新版本的《倩女幽魂》。演聂小倩的那位同学,美则美矣,却是一派天真,不谙世事的美,无辜地睁着美丽的大眼睛,妆容娇俏。若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那是聂小倩,我还误称她为“天使姐姐”。转念一想,那位同学便是央视版里的小郭襄,嘟嘟嘴,十足小女孩子,哪里有半分小倩的幽怨鬼气,美艳哀凉。

同事对我说,去看大S版的《倩女幽魂》,比这位聂小倩美艳得多。果然是美,演技也什么得多。可是,等等,为什么大S的聂小倩是如狐狸般狡黠狡黠的美,不见哀怨,眼神亦无情致?同事说,你不知道吗?聂小倩是狐狸精呀?晕厥!不是鬼吗?难怪个个演来活泼伶俐,全无半分幽魂风骨。纵使资深如大S,要演绎鬼魅般的美,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好怀念当年王祖贤的小倩,阴风飒飒中,眼神凄凄幽怨,嫣然一笑,勾人心魄,当真是惊艳,无怪乎哥哥扮演的叶采臣神魂颠倒,为之倾心。那个年代的



上个月,九十高龄的画家黄永玉在上海办了一个作品回顾展,美不胜收。其中包括他的散文集。有几本,光从书名上看就不一般,例如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、《说说几位比我还老的老头》。

塞纳河在巴黎,画家去过,可以理解。什么是“翡冷翠”?那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(1897-1931)早年去欧洲时,给佛罗伦萨(Florence)起的一个中文地名。因为意大利文对佛罗伦萨的称谓是Firenze,发音斐伦泽,徐志摩称其为“翡冷翠”是不错的,音同,还可以给人一种冰清玉洁的感觉。

但这个译名很值得商榷。用翡翠和冰晶映衬爱情诗的意境,那是无可挑剔的,但对佛罗伦萨却并不相称。如果该地区是一个盛产翡翠的地方也就罢了,但事实不然。这意味着,把Florence/Firenze译作翡冷翠,虽诗意盎然,却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含义。我们称之为:歧义翻译。

歧义翻译还真不少。艾滋病一词的中译是个典型例子。艾滋(AIDS),来自四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。可以有两种翻译,一是意译,把四个单词的含义连起来: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;如觉得太长,可音译其缩略语,即现用的“艾滋”。但早期曾将AIDS译作“爱滋”,一字之差,出现了误导。等于说这个疾病是因爱(爱情、性爱)而滋生的,而原文完全没有这个意思,属歧义翻译。还好,后来得到了改正。

相同的情况见于另一个常用名词:激光。它由五个英文单词组成,取其第一个字母,成为LASER。和AIDS一样,那只是一个缩略语,意思是:通过辐射受激发射的光放大,简称激光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译,已被广泛接受。当然,也可以对LASER作音译:莱塞。可以呀,直接模仿缩略语的发音。糟糕的是,港台对LASER做了一个歧义翻译,叫“镭射”。

镭(radium),那是一种很强的放射性元素,1898年由波兰籍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发现,并获诺贝尔奖。其

电影服饰妆容都是朴素,不似如今,身穿纱罗头顶毛毛,生生堆出一个仙女,全是靠自身气质打动人心里。

我们的小倩当真是我见犹怜,颠倒众生呵!王祖

### 芳心无歇王祖贤

流淑紫

贤凭着这个形象哀艳的角色一炮而红,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梦中情人,万人追捧啊!颇有现在男女热爱周杰伦的架势。

看见《青蛇》里的王祖贤,真是美呀!十足是女人中的女人,浅酌低吟,莺娇花媚,西湖烟雨里的迷醉,荷塘月色边的情挑,那种媚与柔,是京剧旦角袅袅绕绕的唱腔,水袖的摇摆里透着的花月春风无边韵,是小时候手里挽着的麦芽糖,雪白绵软,遥遥地引着蚂蚁成群结队地扑过来的香。

那时的小贤无疑是美的,星眸红唇,高挑身段,通身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气质。美丽总是叫人艳羡的,最羡慕旁人的却是她身旁那个对她满目怜惜,把她捧在手心宠爱的歌者,齐秦。他原也是浪子吧,如狼般朗朗孤傲,却唯独对她钟情。曾经有篇报道说,齐秦演出结束,王坐飞机特来探班,带给他一盒包子做宵夜,嘱他趁热

吃下。其情融融,让我感动。那样登对的一对璧人,携手进退,笑靥如花,人人赞为金童玉女。感情与事业都是一帆风顺。

那时候是真的爱的吧,年少时的爱情,多半是纯真无瑕。一爱,便是那么多年。只是再无瑕的爱情也经不起世事的浸染吧。他唱了那么多年,逐渐也不再走红,娱乐圈不缺少好嗓子,更不缺新鲜的面孔。她的星途也逐渐不那么明朗,可是如斯美貌,裙下之臣是永远不会少的。是爱了太久倦了还是被三千万豪宅惊动了眼瞍,就那么多分了,转投他人怀抱,只余他孤影如狼,心痛如绞。

娱乐圈的日子当真是风雨如晦吧,抑或是厌倦了人前人后戏里戏外的戏作,洗尽铅华,只想安安心乐嫁为人妇。

只是爱,有时也对与不对。那是当年一场著名的情变,丰富了人们的谈资与小报的内容。我们的王祖贤抛下爱侣与林建岳发生不伦之恋,一时间岳妻变成狐狸精,人人喊打。后来的玉女掌门梁咏琪的情路与小贤算得上是如出一辙。

肯付出这样的代价,也算得是真心爱了。只是爱之前,没有人去想,他爱的是你年轻时的如花容颜,还是肯真心真意好好地对待你,保护你。爱,从

来是盲目的。从此,小贤便淡出了娱乐圈,一心一意等着她的良人来迎娶她。所谓前门赶走狼,后门引进虎。不老的是《聊斋》里永远美丽的倩女,老的是俗世里被时光静磨磨蚀的容颜。

当年孤注一掷的爱没有成全她。所谓的“良人”琵琶别抱,怀里永远是更年轻可人的女子,她被正妻婆婆伙同林建岳最新新欢一推推出大门。红颜渐渐消失,只余一个落寞的身影,于无奈中凄然离开。

旧爱永远是温暖的怀抱。齐秦对祖贤的深情再次成就了“一往情深”“无怨无悔”两个词,算得上是一出现代的痴情男子样板戏了。他依旧唤她“小贤”,旧日的昵称,深情不变。一对散了又聚的恋人,隔了那么多年的时光再度走到一起,却让人觉得有点别扭,人未必是从前的那个人,情也未必再是从前的情。

想着要结婚安定,白首偕老了,婚姻却是一推再推。迟疑间,再度分手了。还是觉得不合适。本以为这一次王子与公主终于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,然而结局却是无言。她是爱齐秦的。在齐秦的MV里着一身红裙奔跑,在齐秦私人曝光时没有离他而去。齐秦也是真爱她,在分手后依然去西藏祈求能够复合。只是,爱情成全不

了。他依旧孤影如狼,却益发显露风霜之色。他依旧唱着“不是在此时,不知在何时,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”只是不知道他还会再等下去吗?等她再一次回到他身边。

王祖贤再度复出,瘦身纤体,接拍电影。“婷美”的巨幅海报上,一袭红裙,丰姿卓然,她还是那么美,只是这种美里面多了一些沧桑与成熟的韵味,再不复小倩的空灵清新。《游园惊梦》里的她,风情万种,更胜从前,那种媚,是直入骨髓的,像昆曲华丽的唱腔中漫天纷飞的三月桃花,像漫天飞舞的桃花下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。她再度,让我惊艳。

如今的她,隐居温哥华,她不愿再去迎合每一个曝光亮相的机会,偶尔拍片也不愿多作宣传,去学校念英文,选修一些课程,弥补早年拍戏没机会念书的遗憾,生活平静。聂小倩的白裙翩跹,在尘世间散成了碎片,渐渐消散不见。只余它一息芳魂,一抹绮色,一点春心漫无边。

下面这些由一个多音字构成的词组,放在一起,让人看了感到挺有趣——

担担子 钉钉子 扇扇子 缝缝子 卷卷子 磨磨子 数数子

这些字都有两个(或以上)读音,但不同字音的声韵却相同,区别只在声调(字调)。而且,这些不同源自构成的词的词性不同,大多是名词和动词的变化。如“担”,动词读阴平(dān),名词读去声(dàn)，“钉”,动词读去声(dīng),名词读阴平(dīng);“扇”,动词(也有人写作“煽”)读阴平(shān),名词读去声(shàn);“缝”,动词读阳平(féng),名词(指“缝隙”)读去声(fèng);“卷”,动词读上声(juǎn),名词(如“试卷”、“卷宗”)读去声(juàn);“磨”,动词读阳平(mó),名词读去声(mò);“数”,动词读上声(shù),名词读去声(shù),如此等等。想来,这两个读音原先或许只有一个,随着使用中词性的明显分化,读者慢慢就分开了。但哪个在先,哪个在后,就

来是盲目的。从此,小贤便淡出了娱乐圈,一心一意等着她的良人来迎娶她。所谓前门赶走狼,后门引进虎。不老的是《聊斋》里永远美丽的倩女,老的是俗世里被时光静磨磨蚀的容颜。

当年孤注一掷的爱没有成全她。所谓的“良人”琵琶别抱,怀里永远是更年轻可人的女子,她被正妻婆婆伙同林建岳最新新欢一推推出大门。红颜渐渐消失,只余一个落寞的身影,于无奈中凄然离开。

旧爱永远是温暖的怀抱。齐秦对祖贤的深情再次成就了“一往情深”“无怨无悔”两个词,算得上是一出现代的痴情男子样板戏了。他依旧唤她“小贤”,旧日的昵称,深情不变。一对散了又聚的恋人,隔了那么多年的时光再度走到一起,却让人觉得有点别扭,人未必是从前的那个人,情也未必再是从前的情。

想着要结婚安定,白首偕老了,婚姻却是一推再推。迟疑间,再度分手了。还是觉得不合适。本以为这一次王子与公主终于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,然而结局却是无言。她是爱齐秦的。在齐秦的MV里着一身红裙奔跑,在齐秦私人曝光时没有离他而去。齐秦也是真爱她,在分手后依然去西藏祈求能够复合。只是,爱情成全不

了。他依旧孤影如狼,却益发显露风霜之色。他依旧唱着“不是在此时,不知在何时,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”只是不知道他还会再等下去吗?等她再一次回到他身边。

王祖贤再度复出,瘦身纤体,接拍电影。“婷美”的巨幅海报上,一袭红裙,丰姿卓然,她还是那么美,只是这种美里面多了一些沧桑与成熟的韵味,再不复小倩的空灵清新。《游园惊梦》里的她,风情万种,更胜从前,那种媚,是直入骨髓的,像昆曲华丽的唱腔中漫天纷飞的三月桃花,像漫天飞舞的桃花下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。她再度,让我惊艳。

如今的她,隐居温哥华,她不愿再去迎合每一个曝光亮相的机会,偶尔拍片也不愿多作宣传,去学校念英文,选修一些课程,弥补早年拍戏没机会念书的遗憾,生活平静。聂小倩的白裙翩跹,在尘世间散成了碎片,渐渐消散不见。只余它一息芳魂,一抹绮色,一点春心漫无边。

记得我们做邻居后的第一次相聚,是他主动递我一页用中文打印的邀请便笺,请我们去他家去他屋里参加一个派对,文中说:什么东西都不要带,只要带上好心情。自这次相聚后,我们熟悉了,礼尚往来,请来请去,交往有增。

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,会说一些中国话,英语也说得流利。他与夫人曾用半年时

说不清楚了,就像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一样,但作名词时,很多读去声。有些多音字,也是由于动词、名词的变化而发生了音变,但仍保留着相同的韵,如“校”,动词读jiào,

### 名词动词读音不同

——四谈多音字的辨析

过传忠

名词读xiào;“弹”,动词读tán,名词读dàn;“藏”,动词读cáng,名词读zàng(如“宝藏”“西藏”);“泊”,动词读bó,名词读pō(如“湖泊”“血泊”);“弄”,动词读nòng,名词读lòng(如“弄堂”,上海人读错的不少),等等。

还有些字,两个读音也存在着动词、名词词性的不同,但由于两者词义已不相干,这就更要注意了。如“荷”字,作名词(如“荷花”)读音大家都熟悉,但作动词(如“荷锄”“负荷”)读hè,不少人就感到陌生了。

类似的字还有“斗”、“观”、“量”、“数”、“教”等,作动词一般不会读错,作名词读起来就感到生僻,如“斗”,名词读dòu,是一种量器;“观”,名词读guān,是指道教的庙宇;“量”,动词读liáng,原指测量东西的器物,现发展为“能容纳或禁受的限度”,因此,“饭量”、“酒量”、“胆量”、“力量”,都应读去声。但随着使用的变化,一些注重数量变化的衡量、估计,作动词用时不读liáng也读liàng了,如“量力而行”、“量入为出”、“量才录用”、“量体裁衣”,甚至连明显的“量化”、“量刑”也读liàng了。

至于“教”字,动词读jiào,名词读jiào(如“教育”、“从教”等),但如今,除直接带宾语的情况下(如“教书”、“教本事”),一般作动词用也都读jiào了,如“教导”、“教诲”、“教学”、“教练”、“教唆”、“教训”、“教养”,这是必须注意的。

大哥六十多年前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,多年来从事外事工作,在陪外宾去高级餐馆吃饭时,他总爱溜到厨房里,去看厨师炒菜,然后回到父母家再来露一手。不过,在缺少肉的日子里,他怎么能像大厨那样用油,用肉?可是,他真

有办法。只见他一大清早就把一张菜单贴在厨房门口——冷盘,热炒,甜食。然后才开始切肉丝、肉片、肉丁,剩下的边边角角他都剁成肉糜。待到油热了,整个公寓都充满着葱香。那些本不上台面的素菜,都组成了盘中五颜六色的图案,而那焦

黄的肉丁、肉丝、肉片便成了作为装饰的星星点点。在买不到鱼的日子里,大哥的菜单上也会有“烩鱼圆”,他用奶粉拌上土豆粉,再从佐料小瓶子里东舀一勺,西拈一撮,一会儿,他的一个个假鱼丸就下锅了,等它们再出现在饭桌上时,已然是一个个躲在番茄、菠菜上的白玉圆子。有时见他煮土豆,又切胡萝卜,旁边几个小碗里还泡着不知从哪里抓来的几种干菜,可等菜做好时,他则大声宣布他上的菜是“螃蟹糊”,而我们尽力配合,用力想象,发现这道菜无论是看着,吃着,都像

像是用螃蟹肉做成的。不管有没有月饼,中秋节家宴上总有甜食,十之八九便是“炸羊尾”,那是大哥用砧板上剩下的最后一块肥肉做成的。他先将肥肉切成薄片,中间包上豆沙,再放在鸡蛋面粉里滚一滚,然后在油锅中炸,再裹上糖稀,等到糖稀结晶上桌时,这道甜食就像一件晶莹发光的艺术品。我一口咬开它的脆皮,里面的豆沙就化在嘴里了,店里买的月饼哪比得上大哥自制的“炸羊尾”!

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,大哥便会从厨房里出来,满脸流着汗,腰上围着褪色的蓝围裙已是油迹斑斑。带着他那惯有的憨笑,他会一本正经地宣布:“三分钟后再上一道菜,叫做……”说的菜名总是带着外国味。特别是我们听不懂的法国菜,要不就是吃饱后想想也不舒服的走油肉、红烧蹄髈。听罢,我们都抗议:“不要了!不要了!”“你为什么不早上来?”“我们都吃不了!”

而大哥,他就会叹气,显得更憨厚,好像为我们感到惋惜,突然,我们都会大笑,意识到他实在也没有什么菜可上了。他的这个伎俩,多年来我们都领教过了,可他年年都要重复表演一番,我们也是年年会随之大笑一场。这撞击在空空碗上的笑声,成了大哥为我们的最后一道菜,一年又一年,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新年,春节,清明,端午,还有家家团圆的中秋……

多年前到了法兰克福,已间自驾车,游了大半个中国。他起近黄昏,却是蓝天白云,我入住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爱华,可见他对酒店的玻璃幕墙上,也有蓝天白云的映衬。酒店的德国名字

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吃饭很好伺候,有什么吃什么,若备上他们喜爱的红烧猪蹄、卤鸡爪之类,就可以“摆平”啦。那

年中秋节,年过六旬的爱华有兴致有酒量,至少喝了二瓶法国红酒,喝得神采奕奕,喜笑颜开,当时我给他拍了好些表情有趣的照片,有几幅他特别中意,说要带回去扩印挂在家里做个纪念。平常而友好地做了五年邻居,爱华在临别的晚宴上,给我留下了德国住址以期再会。

是啊,我真想去法兰克福看看他们,也再看看这个有蓝天白云映衬的酒店。

### 家宴上的最后一道菜

杨康妮

大哥六十多年前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,多年来从事外事工作,在陪外宾去高级餐馆吃饭时,他总爱溜到厨房里,去看厨师炒菜,然后回到父母家再来露一手。不过,在缺少肉的日子里,他怎么能像大厨那样用油,用肉?可是,他真

有办法。只见他一大清早就把一张菜单贴在厨房门口——冷盘,热炒,甜食。然后才开始切肉丝、肉片、肉丁,剩下的边边角角他都剁成肉糜。待到油热了,整个公寓都充满着葱香。那些本不上台面的素菜,都组成了盘中五颜六色的图案,而那焦

黄的肉丁、肉丝、肉片便成了作为装饰的星星点点。在买不到鱼的日子里,大哥的菜单上也会有“烩鱼圆”,他用奶粉拌上土豆粉,再从佐料小瓶子里东舀一勺,西拈一撮,一会儿,他的一个个假鱼丸就下锅了,等它们再出现在饭桌上时,已然是一个个躲在番茄、菠菜上的白玉圆子。有时见他煮土豆,又切胡萝卜,旁边几个小碗里还泡着不知从哪里抓来的几种干菜,可等菜做好时,他则大声宣布他上的菜是“螃蟹糊”,而我们尽力配合,用力想象,发现这道菜无论是看着,吃着,都像

像是用螃蟹肉做成的。不管有没有月饼,中秋节家宴上总有甜食,十之八九便是“炸羊尾”,那是大哥用砧板上剩下的最后一块肥肉做成的。他先将肥肉切成薄片,中间包上豆沙,再放在鸡蛋面粉里滚一滚,然后在油锅中炸,再裹上糖稀,等到糖稀结晶上桌时,这道甜食就像一件晶莹发光的艺术品。我一口咬开它的脆皮,里面的豆沙就化在嘴里了,店里买的月饼哪比得上大哥自制的“炸羊尾”!

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,大哥便会从厨房里出来,满脸流着汗,腰上围着褪色的蓝围裙已是油迹斑斑。带着他那惯有的憨笑,他会一本正经地宣布:“三分钟后再上一道菜,叫做……”说的菜名总是带着外国味。特别是我们听不懂的法国菜,要不就是吃饱后想想也不舒服的走油肉、红烧蹄髈。听罢,我们都抗议:“不要了!不要了!”“你为什么不早上来?”“我们都吃不了!”

而大哥,他就会叹气,显得更憨厚,好像为我们感到惋惜,突然,我们都会大笑,意识到他实在也没有什么菜可上了。他的这个伎俩,多年来我们都领教过了,可他年年都要重复表演一番,我们也是年年会随之大笑一场。这撞击在空空碗上的笑声,成了大哥为我们的最后一道菜,一年又一年,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新年,春节,清明,端午,还有家家团圆的中秋……

多年前到了法兰克福,已间自驾车,游了大半个中国。他起近黄昏,却是蓝天白云,我入住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爱华,可见他对酒店的玻璃幕墙上,也有蓝天白云的映衬。酒店的德国名字

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吃饭很好伺候,有什么吃什么,若备上他们喜爱的红烧猪蹄、卤鸡爪之类,就可以“摆平”啦。那

年中秋节,年过六旬的爱华有兴致有酒量,至少喝了二瓶法国红酒,喝得神采奕奕,喜笑颜开,当时我给他拍了好些表情有趣的照片,有几幅他特别中意,说要带回去扩印挂在家里做个纪念。平常而友好地做了五年邻居,爱华在临别的晚宴上,给我留下了德国住址以期再会。

### 翡冷翠、白堤火纷和黄永玉

再有一个例子是贝多芬(Beethoven)。译名已约定俗成。但据考证,五四时代,这位音乐家的名字曾翻译成“贝姆荷芬”或“白堤火纷”。因为按当时的Chinglish(中国式英语),辅音“t”须单独发音,念作踢皮球的“踢”,或是提货的“提”,于是贝多芬译名中“多”字的英语(tho),就分解成为“t”和“ho”,中文翻译也堂而皇之地成了“踢-荷”或“提-火”,贝多芬不得不成为“白堤火纷”,硬把那位德国作曲家与杭州西湖扯在一起了。

那为什么老画家如此钟情于翡冷翠,并堂而皇之地将其置于散文集的封面?

“我崇拜徐志摩!”他在书中说。不错。大家都是艺术家。一位能写抒情诗《翡冷翠之一夜》;另一位善作彩色素描《阿尔诺河上的美丽项链》。他们的认知感受、情趣审视和对美学的追求是相通的。难道一定要用科学名词的严谨和修辞学的苛刻,去是非艺术家吗?还有,如果稍加注意,敢于“堂而皇之”的后面,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:“我是黄永玉,我怕谁?”

就这气势,可以断定这位曾经比“老老头”要年轻而现在正成为真正“老老头”的老头,对翡冷翠的偏爱,还有其缘由。

注意他的名字:永玉。“玉”者,翡-翠-也!“永玉”者,一直有缘去翡冷翠作画也!

弄清楚这一点,谁还能就画家画上翡冷翠,说三道四?还是让我们一起祝愿普天下的老艺术家们:永远年轻,永远翡翠!

上个月,九十高龄的画家黄永玉在上海办了一个作品回顾展,美不胜收。其中包括他的散文集。有几本,光从书名上看就不一般,例如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、《说说几位比我还老的老头》。

塞纳河在巴黎,画家去过,可以理解。什么是“翡冷翠”?那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(1897-1931)早年去欧洲时,给佛罗伦萨(Florence)起的一个中文地名。因为意大利文对佛罗伦萨的称谓是Firenze,发音斐伦泽,徐志摩称其为“翡冷翠”是不错的,音同,还可以给人一种冰清玉洁的感觉。

但这个译名很值得商榷。用翡翠和冰晶映衬爱情诗的意境,那是无可挑剔的,但对佛罗伦萨却并不相称。如果该地区是一个盛产翡翠的地方也就罢了,但事实不然。这意味着,把Florence/Firenze译作翡冷翠,虽诗意盎然,却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含义。我们称之为:歧义翻译。

歧义翻译还真不少。艾滋病一词的中译是个典型例子。艾滋(AIDS),来自四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。可以有两种翻译,一是意译,把四个单词的含义连起来: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;如觉得太长,可音译其缩略语,即现用的“艾滋”。但早期曾将AIDS译作“爱滋”,一字之差,出现了误导。等于说这个疾病是因爱(爱情、性爱)而滋生的,而原文完全没有这个意思,属歧义翻译。还好,后来得到了改正。

相同的情况见于另一个常用名词:激光。它由五个英文单词组成,取其第一个字母,成为LASER。和AIDS一样,那只是一个缩略语,意思是:通过辐射受激发射的光放大,简称激光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译,已被广泛接受。当然,也可以对LASER作音译:莱塞。可以呀,直接模仿缩略语的发音。糟糕的是,港台对LASER做了一个歧义翻译,叫“镭射”。

镭(radium),那是一种很强的放射性元素,1898年由波兰籍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发现,并获诺贝尔奖。其

电影服饰妆容都是朴素,不似如今,身穿纱罗头顶毛毛,生生堆出一个仙女,全是靠自身气质打动人心里。

我们的小倩当真是我见犹怜,颠倒众生呵!王祖贤凭着这个形象哀艳的角色一炮而红,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梦中情人,万人追捧啊!颇有现在男女热爱周杰伦的架势。

看见《青蛇》里的王祖贤,真是美呀!十足是女人中的女人,浅酌低吟,莺娇花媚,西湖烟雨里的迷醉,荷塘月色边的情挑,那种媚与柔,是京剧旦角袅袅绕绕的唱腔,水袖的摇摆里透着的花月春风无边韵,是小时候手里挽着的麦芽糖,雪白绵软,遥遥地引着蚂蚁成群结队地扑过来的香。

那时的小贤无疑是美的,星眸红唇,高挑身段,通身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气质。美丽总是叫人艳羡的,最羡慕旁人的却是她身旁那个对她满目怜惜,把她捧在手心宠爱的歌者,齐秦。他原也是浪子吧,如狼般朗朗孤傲,却唯独对她钟情。曾经有篇报道说,齐秦演出结束,王坐飞机特来探班,带给他一盒包子做宵夜,嘱他趁热

吃下。其情融融,让我感动。那样登对的一对璧人,携手进退,笑靥如花,人人赞为金童玉女。感情与事业都是一帆风顺。

那时候是真的爱的吧,年少时的爱情,多半是纯真无瑕。一爱,便是那么多年。只是再无瑕的爱情也经不起世事的浸染吧。他唱了那么多年,逐渐也不再走红,娱乐圈不缺少好嗓子,更不缺新鲜的面孔。她的星途也逐渐不那么明朗,可是如斯美貌,裙下之臣是永远不会少的。是爱了太久倦了还是被三千万豪宅惊动了眼瞍,就那么多分了,转投他人怀抱,只余他孤影如狼,心痛如绞。

娱乐圈的日子当真是风雨如晦吧,抑或是厌倦了人前人后戏里戏外的戏作,洗尽铅华,只想安安心乐嫁为人妇。

只是爱,有时也对与不对。那是当年一场著名的情变,丰富了人们的谈资与小报的内容。我们的王祖贤抛下爱侣与林建岳发生不伦之恋,一时间岳妻变成狐狸精,人人喊打。后来的玉女掌门梁咏琪的情路与小贤算得上是如出一辙。

肯付出这样的代价,也算得是真心爱了。只是爱之前,没有人去想,他爱的是你年轻时的如花容颜,还是肯真心真意好好地对待你,保护你。爱,从

来是盲目的。从此,小贤便淡出了娱乐圈,一心一意等着她的良人来迎娶她。所谓前门赶走狼,后门引进虎。不老的是《聊斋》里永远美丽的倩女,老的是俗世里被时光静磨磨蚀的容颜。

当年孤注一掷的爱没有成全她。所谓的“良人”琵琶别抱,怀里永远是更年轻可人的女子,她被正妻婆婆伙同林建岳最新新欢一推推出大门。红颜渐渐消失,只余一个落寞的身影,于无奈中凄然离开。

旧爱永远是温暖的怀抱。齐秦对祖贤的深情再次成就了“一往情深”“无怨无悔”两个词,算得上是一出现代的痴情男子样板戏了。他依旧唤她“小贤”,旧日的昵称,深情不变。一对散了又聚的恋人,隔了那么多年的时光再度走到一起,却让人觉得有点别扭,人未必是从前的那个人,情也未必再是从前的情。

想着要结婚安定,白首偕老了,婚姻却是一推再推。迟疑间,再度分手了。还是觉得不合适。本以为这一次王子与公主终于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,然而结局却是无言。她是爱齐秦的。在齐秦的MV里着一身红裙奔跑,在齐秦私人曝光时没有离他而去。齐秦也是真爱她,在分手后依然去西藏祈求能够复合。只是,爱情成全不

了。他依旧孤影如狼,却益发显露风霜之色。他依旧唱着“不是在此时,不知在何时,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”只是不知道他还会再等下去吗?等她再一次回到他身边。

王祖贤再度复出,瘦身纤体,接拍电影。“婷美”的巨幅海报上,一袭红裙,丰姿卓然,她还是那么美,只是这种美里面多了一些沧桑与成熟的韵味,再不复小倩的空灵清新。《游园惊梦》里的她,风情万种,更胜从前,那种媚,是直入骨髓的,像昆曲华丽的唱腔中漫天纷飞的三月桃花,像漫天飞舞的桃花下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。她再度,让我惊艳。

如今的她,隐居温哥华,她不愿再去迎合每一个曝光亮相的机会,偶尔拍片也不愿多作宣传,去学校念英文,选修一些课程,弥补早年拍戏没机会念书的遗憾,生活平静。聂小倩的白裙翩跹,在尘世间散成了碎片,渐渐消散不见。只余它一息芳魂,一抹绮色,一点春心漫无边。

记得我们做邻居后的第一次相聚,是他主动递我一页用中文打印的邀请便笺,请我们去他家去他屋里参加一个派对,文中说:什么东西都不要带,只要带上好心情。自这次相聚后,我们熟悉了,礼尚往来,请来请去,交往有增。

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,会说一些中国话,英语也说得流利。他与夫人曾用半年时

说不清楚了,就像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一样,但作名词时,很多读去声。有些多音字,也是由于动词、名词的变化而发生了音变,但仍保留着相同的韵,如“校”,动词读jiào,

类似的字还有“斗”、“观”、“量”、“数”、“教”等,作动词一般不会读错,作名词读起来就感到生僻,如“斗”,名词读dòu,是一种量器;“观”,名词读guān,是指道教的庙宇;“量”,动词读liáng,原指测量东西的器物,现发展为“能容纳或禁受的限度”,因此,“饭量”、“酒量”、“胆量”、“力量”,都应读去声。但随着使用的变化,一些注重数量变化的衡量、估计,作动词用时不读liáng也读liàng了,如“量力而行”、“量入为出”、“量才录用”、“量体裁衣”,甚至连明显的“量化”、“量刑”也读liàng了。

至于“教”字,动词读jiào,名词读jiào(如“教育”、“从教”等),但如今,除直接带宾语的情况下(如“教书”、“教本事”),一般作动词用也都读jiào了,如“教导”、“教诲”、“教学”、“教练”、“教唆”、“教训”、“教养”,这是必须注意的。

大哥六十多年前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,多年来从事外事工作,在陪外宾去高级餐馆吃饭时,他总爱溜到厨房里,去看厨师炒菜,然后回到父母家再来露一手。不过,在缺少肉的日子里,他怎么能像大厨那样用油,用肉?可是,他真

有办法。只见他一大清早就把一张菜单贴在厨房门口——冷盘,热炒,甜食。然后才开始切肉丝、肉片、肉丁,剩下的边边角角他都剁成肉糜。待到油热了,整个公寓都充满着葱香。那些本不上台面的素菜,都组成了盘中五颜六色的图案,而那焦

黄的肉丁、肉丝、肉片便成了作为装饰的星星点点。在买不到鱼的日子里,大哥的菜单上也会有“烩鱼圆”,他用奶粉拌上土豆粉,再从佐料小瓶子里东舀一勺,西拈一撮,一会儿,他的一个个假鱼丸就下锅了,等它们再出现在饭桌上时,已然是一个个躲在番茄、菠菜上的白玉圆子。有时见他煮土豆,又切胡萝卜,旁边几个小碗里还泡着不知从哪里抓来的几种干菜,可等菜做好时,他则大声宣布他上的菜是“螃蟹糊”,而我们尽力配合,用力想象,发现这道菜无论是看着,吃着,都像

像是用螃蟹肉做成的。不管有没有月饼,中秋节家宴上总有甜食,十之八九便是“炸羊尾”,那是大哥用砧板上剩下的最后一块肥肉做成的。他先将肥肉切成薄片,中间包上豆沙,再放在鸡蛋面粉里滚一滚,然后在油锅中炸,再裹上糖稀,等到糖稀结晶上桌时,这道甜食就像一件晶莹发光的艺术品。我一口咬开它的脆皮,里面的豆沙就化在嘴里了,店里买的月饼哪比得上大哥自制的“炸羊尾”!

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,大哥便会从厨房里出来,满脸流着汗,腰上围着褪色的蓝围裙已是油迹斑斑。带着他那惯有的憨笑,他会一本正经地宣布:“三分钟后再上一道菜,叫做……”说的菜名总是带着外国味。特别是我们听不懂的法国菜,要不就是吃饱后想想也不舒服的走油肉、红烧蹄髈。听罢,我们都抗议:“不要了!不要了!”“你为什么不早上来?”“我们都吃不了!”

而大哥,他就会叹气,显得更憨厚,好像为我们感到惋惜,突然,我们都会大笑,意识到他实在也没有什么菜可上了。他的这个伎俩,多年来我们都领教过了,可他年年都要重复表演一番,我们也是年年会随之大笑一场。这撞击在空空碗上的笑声,成了大哥为我们的最后一道菜,一年又一年,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新年,春节,清明,端午,还有家家团圆的中秋……

多年前到了法兰克福,已间自驾车,游了大半个中国。他起近黄昏,却是蓝天白云,我入住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爱华,可见他对酒店的玻璃幕墙上,也有蓝天白云的映衬。酒店的德国名字

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吃饭很好伺候,有什么吃什么,若备上他们喜爱的红烧猪蹄、卤鸡爪之类,就可以“摆平”啦。那

年中秋节,年过六旬的爱华有兴致有酒量,至少喝了二瓶法国红酒,喝得神采奕奕,喜笑颜开,当时我给他拍了好些表情有趣的照片,有几幅他特别中意,说要带回去扩印挂在家里做个纪念。平常而友好地做了五年邻居,爱华在临别的晚宴上,给我留下了德国住址以期再会。

是啊,我真想去法兰克福看看他们,也再看看这个有蓝天白云映衬的酒店。

记得我们做邻居后的第一次相聚,是他主动递我一页用中文打印的邀请便笺,请我们去他家去他屋里参加一个派对,文中说:什么东西都不要带,只要带上好心情。自这次相聚后,我们熟悉了,礼尚往来,请来请去,交往有增。

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,会说一些中国话,英语也说得流利。他与夫人曾用半年时

说不清楚了,就像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一样,但作名词时,很多读去声。有些多音字,也是由于动词、名词的变化而发生了音变,但仍保留着相同的韵,如“校”,动词读jiào,

类似的字还有“斗”、“观”、“量”、“数”、“教”等,作动词一般不会读错,作名词读起来就感到生僻,如“斗”,名词读dòu,是一种量器;“观”,名词读guān,是指道教的庙宇;“量”,动词读liáng,原指测量